

家里的水,是空中的雨

停水了,这是周末上午。卫生间里,传来一阵阵“咕噜”声与“嘶嘶”啸叫声夹杂在一起的声音,失去了水的水,残存部分正在从水龙头里撤退,管道里的空气,取代了水的存在。

水也开始撤退,我说的是自来水管里的水。大自然中的水,是大部队,它们自然蒸发,需要较为缓慢的过程,是肉眼可见的,也能留给人足够多的准备时间。我在县城生活的时候,有一次家里停水,于是拿了大塑料桶,去离家不远处的一处小湖取水,把桶摁进湖水中,水便“咕咚咕咚”自己钻了进去,心里有一点感激,为了这大自然的馈赠——大自然从来不会向人类收费。

自来水管里的水在向下跌落。水不知道自己为何会被引进一个粗壮的管道中,经过漫长的旅行,被投放到一个硕大的蓄水池内,在经过二氧化氯、活性炭、絮凝剂等诸多净化手段之后,水排队等待着被压入另外一条条粗细不一的管道,当一股推力袭来,水被催促着再次迈上未知之旅。

抬起水龙头,漂亮的水柱,有力地倾泻了下来。镀了铬的水龙头,在被用柔软的毛巾擦拭过之后,在灯光下闪烁着迷人的亮光,这亮光仿佛提升了水的清洁度,使得从黑暗的水管里流出来的水,在遇到亮光的瞬间,有了舞台上亮相的效果——那是水龙头内部的起泡器在起作用,每一滴水,都在努力跃出的那一刻,尽可能地让自己膨胀起来,跳跃起来,属于那滴水的演出机会,只有那么几个毫秒的时间,等落到陶瓷面盆里,来不及多作停留,就会坠入无边的黑暗,不知流向何处。

我把两只手掬起,让水在掌心形成一汪,这汪水扑到脸上,五官感觉到了到水的温柔。脸上的皮肤是粗糙的,水是光滑的,这是一次恰到好处的相遇。据说人在专心洗脸的时候,会暂时忘记所有事情。我觉得不仅如此,人在专注于清洁自己的时候,会有一种幸福感存在,会

沉舟侧畔之一明二暗

严歌平的长篇小说《沉舟侧畔》叙述了上海袁氏家族百年间五代人的命运轨迹,并由此家族各个人物命运的变迁展现出中华民族一百年来风云变幻。作品穿越广阔的时空之幕,营造了史诗般的时代氛围,具体而微地构建起家国一体的文学叙事场景,读后令人回肠荡气。

小说中,上世纪初曾祖母去世后,曾祖父续娶李嘉敏。李嘉敏后来把亲侄女,就读于金陵女子师范学校的李维琼,嫁给了“我”的祖父、华盛顿大学政治系高材生袁恩春,他们生下大姑袁可芬、二姑袁可馨、父亲袁可文。祖父先后任几所名校教授,才高性耿,1939年英年早逝。祖母李维琼的侄女、表妹李雪清早年加入中共地下党,她的革命思想影响到“我”的两个姑妈,1949年大军南下时她已是解放军中少有的女性将军,因意外事件被解职,后嫁给军科院副院长许章润。父亲袁可文十几岁就加入上海地下党,与母亲何欣是一对革命夫妻。袁可文年纪轻轻就是名震文坛的作家、电影编剧,但又不受冲击。改革开放以后,这个家族迎来新生,后代在中美两国不同地方都曾风生水起,但家族曾经引以为荣的学术渐渐被遗忘了。

上述故事结构是一条主线(明线),但还有三条副线(暗线)值得注意。一是新中国成立前祖母的老上郭启明,上海地下党负责人之一,后来历任上海教委副主任等;二是祖母李维琼在维系袁家代际亲友间的核心作用;三是祖父的著作带给家族的光荣与伤痛。这三条副线分别代表了革命、家庭与学术文化。作为名门望族的袁家,学术文化是其立家之本,但在波谲云诡的时事变局之中,袁家的血脉里又澎湃着进步与革命的因子;同时,传统的门风、家风的传承又决定了必须维持日常生活的精致和稳定。作者想通过小说探讨的,或者寄希望于未来的,是如何找出一个使革命、

产生原谅这个世界的心理。这个世界太大了,灰尘也太太多,只要打开门,无论近走还是远走,都会风尘仆仆,而这个时候,只需要有一掬水、一汪水、一升水,就能让人回归洁净。这个世界,如果没有水,该如何是好。洗澡的时候,头顶硕大的花洒,制造着小型瀑布的效果,自来水中的氯气,因为花洒的放大而显得更浓重了一些,不过这算不得什么了,甚至这样的化学气体的味道,还能够带来一些安全感。作为一名北方人,不知道从哪一年开始,在春夏季,包括秋季的一些日子,像南方人那样,养成了一天洗澡两次的习惯。晚上睡前洗澡是正常的,为何早晨要洗澡?想来想去,可能是住在高楼,梦多,梦一多了,人的潜意识里,便埋藏了风尘仆仆,需要用清晨的水,将之清洗掉。

空闲的时候,我用最大号的那种纯净水桶,蓄了满满的一桶水,放在厨房门的后面,以备不时之需。有了这桶水,心里就不会慌,它就是属于我的“湖”,这样的话,即便停电停水,也不必出门去寻水,把这“湖”搬出来用就好了。只是,每当有机会用这桶备用水的时候,就有一种紧张的感觉,这种紧张,不是短缺带来的,而是基因自带的,我遥想几千万年前的祖先,当他们好不容易拥有一些清洁的水源,想必也是这种紧张而珍惜的心态。不仅人需要水,家里的猫、景观鱼缸里的小鱼,阳台上养的小花小草小树,都需要饮用或灌溉,当然,它们都需要人的服务,人把水装在不同的容器里,搬运给那些小动物、小植物,它们开心地、大口大口地喝水。每逢这样的时刻,我会想到,人可以在高楼,建立自己的家庭,有孩子有动物有植物,形成一个小的生态,这一切,水的作用至关重要。

写完这篇文章,水来了,几个用到水的房间的水管处,开始发出声响,我觉得,那是大自然开始在我家里下雨,一场空中的雨,就这样再次降临。

绿树长到了窗前

我家餐厅前的窗外,有两排银杏,正对着窗的两株,一雌一雄,雌树叶片深而厚,雄树叶片淡而薄,但雄树叶片的跌落,要比雌树迟不少时间,而来年发芽,却要早雌树好多天,我已经观察十六年了,这两株银杏树也差不多长到了我的窗前。

瑞瑞吃饭的时候,都要趴在窗前,我这样问她:叶子是不是又少了许多?叶子快掉光了吧?只剩几张叶子了!完全没有叶子了!上楼前,我们会捡几张叶子,这就是泰戈尔说的枯叶,它们会叹息吗?瑞瑞将枯叶靠近鼻子闻一闻,闻香是我教她的,闻了就是和树叶在交流。没有叹息,瑞瑞摇摇头说。那是谁叹息呢?不知道。瑞瑞很会问为什么,但也很诚实,不知道就是不知道。哈,只能到此为止了,枯叶的叹息,只有敏感的人才听得到。

有一段时间,瑞瑞进门后的第一句就是急急地请求我:爷爷,我们去看海鸥吧。我只能哄她说:好,但海鸥上午要睡觉,下午再去看。运河边看大船看海鸥看白鹭,是我们的经典项目,我下午从工作室回来后,一般都要带她去。春天的傍晚,我们坐在运河边的长椅上等大船,也在寻找海鸥,头上有新柳垂下,瑞瑞抬头,喊它“绿丝绦”,柳条一天天变粗,也变得越来越柔软,瑞瑞常要去抚摸,贺知章的《咏柳》,她很熟了,路边所有的新叶,她都叫“二月春风似剪刀”。大船还没来,长椅对面是一棵有点规模的樟树,一阵风袭来,樟树叶哗啦啦落下来,樟树边上的樱花,也如小蝴蝶一样缓缓地,我吩咐瑞瑞:去捡几张枯叶来。樟树春天时落叶,瑞瑞不会懂,但落下的是枯叶,她似乎明白了。然后,我又重复泰戈尔诗的后半句,再问瑞瑞:你听得到樟树叶子的叹息吗?她将枯叶凑近鼻子闻了闻:有叹息,清香。她以为,清香就是叹息。

窗外的银杏树越来越绿,我也不管瑞瑞到底有没有明白泰戈尔的这一首诗,这几天又给她说了另一首:绿树长到了我的窗前,仿佛是啞哑的大地发出的渴望声音。“啞哑”难理解,我就简化成:它们仿佛是大地发出的渴望声音。瑞瑞第一个发问是:“渴望”是什么?我说是很很想的意思。绿树渴望什么?渴望阳光,渴望雨露,渴望风调雨顺,瑞瑞自然不懂。每当我念这一首诗的时候,她依然要问,“渴望”是什么。我只能解释:你每天傍晚都在爸爸妈妈下班回家,这就是渴望。她瞪大眼睛,疑惑地朝我看看。

瑞瑞太喜欢鸟了,她甚至将马自达车的商标喊作“鸟鸟”。家门口运河边,海鸥和白鹭,她已经非常熟悉,而窗前的乌鸫、麻雀、白头翁等,她也基本认识,乌鸫在地上一跳一跳寻食,她会惊叫一声“鸟鸟”,鸟们平地惊起,钻进树丛里去。白头翁, bai tou weng, 她念 bai tou ong, 我更正她的“翁”,她一本正经看着我:爷爷,念错了!奶奶教的,我一边笑,一边感叹完了完了!运河边的海鸥或者白鹭,下午五点左右最多,它们随着突突的货船,上下翻飞,它们就在我们眼前的上空飞翔。瑞瑞呀,看仔细没?鸟鸟的翅膀!翅膀有力地扑闪着,就飞得很快;翅膀不动,就盘旋起来。而且,它们常常沿着船身俯冲下来,速度极快,唰的一声,嘴里已经有东西叼着,飞上天了。

有时,海鸥会飞得很高,我们的视野望过去,和低垂的白云很近,这个时候,泰戈尔的这两句诗很应景:鸟儿愿为一朵云,云儿愿为一只鸟。不过,尽管嘴巴说干,瑞瑞也只会朦胧知道鸟和云朵之间相似的地方,泰翁诗中的哲理,怕是成人也讲不清楚,那有什么关系,我们只是图个乐而已。

兰州牛肉面的变体

在很长一段时间里,我都以为兰州牛肉面必须是咖喱牛肉汤底。此误解主要来自上世纪90年代上海大街小巷的面馆,招牌通常是“兰州牛肉拉面”,后来有位兰州朋友向我科普,在她的家乡,就叫“牛肉面”,从来不叫“拉面”。此面非彼面,光从招牌就能窥知一二。

打着兰州旗号的面馆,虽然有人现场拉面,但是汤底的口味,说起来和上海本地的牛肉粉汤是一样的,汤面上漂着黄灿灿的咖喱色。现在去一些生煎馆,还能吃到加了咖喱粉的牛肉汤。姜黄色咖喱粉也算是一种上海滋味,每个在这里念书的人,应该都吃过食堂的咖喱鸡。和东南亚咖喱或者日式咖喱比,上海咖喱要清淡得多,有点像速溶咖啡对比咖啡豆做成的咖啡。

千禧年刚过二三年,我在一家日企工作,公司租在华山路交大附近的一个园区。园区带食堂,有个窗口卖的就是“兰州牛肉拉面”。记得食堂的两荤一素八元钱,一碗面只要三元五角,辣油自取。日方管理层的H,也就是我的直系上司,邂逅这碗面的时候,他感受到了巨大的三重文化冲击:一个是亲眼看到面点的制作,又扯又拉又甩,太好看了;一个是面的味道,辣油多香啊;最后一个就是价格。街上的面条当时要七八元乃至十元出头,有些昂贵的店家,苏式面如爆虾仁

时毕竟是真实的。日本是拉面大国,此拉面又非彼拉面,没人现场拉给你看。汤底有各种讲究,各家店不同,猪骨、牛骨、鸡汤、鱼汤……总的来说,偏油,我一个月吃了一回。朋友也说,玩那么复杂,不如一碗简简单单的兰州牛肉面。

但兰州牛肉面真的简单吗?一天,我们心血来潮,坐地铁到新宿去吃兰州牛肉面。新开的连锁店有好几家,选了一家路线方便口碑也不错,结果让人失望。拉面粗细不均。汤底还行,但萝卜泡太久了,不是那种清清爽爽的口感。兰州牛肉面这些年在国内声势不小,除了各家连锁店,还可以买到非常地道的速食面自己煮,带汤料甚至萝卜的。然而在异国想吃一口正宗的,难。

花草树木的美丽自不必言说,公园里移步换景的风光更是令人惊喜。近来因为工作关系,对各类古典纹样特别关注,因此走在园林中,也和孩子们边走边寻找。盘长、祥云、冰裂、十字海棠、步步高……这些美好的名字,仿佛带着前世的记忆,借由建筑对着路过的游人悄悄诉说祝福。也因为它们的存在,所有的门洞窗花都愈发生动起来。

听到不远处的人工湖上欢声笑语,我们也不待加入游船队伍。既有孩子掌舵,我就只管尽情享受春日暖阳。水面波光粼粼,湖边风景宜人,感受着风儿和煦轻抚脸颊,好不惬意。孩子说,我好喜欢春天啊,春天的风是香香的,阳光是五彩斑斓的。是啊,春天



半个月亮爬上来 赵宗彪 (木刻)

春暖花开的季节,一听到外面人声鸟鸣,心就跟着飞了出去,要一起走进这春天里,亲自去感受惠风和畅、天朗气清。

一年四季都有好日子,唯独春天最为特别。灰暗了整个冬天后,目光所及的生命又忽然苍翠起来,心中就升腾起无名的感动与希望。阳光照耀在身上,万事万物都变得温柔,好像有种魔力,令人沉溺其中无法自拔。

因为疫情,这个春天的到来似乎格外令人雀跃。周末闲暇,我和先生带着孩子们到附近公园走走,一同感受春的馈赠。游人三三两两擦肩而过,都流露着相同的、关于春天的喜悦。朵朵春梅争相开放,河水清澈,杨柳依依。还是白玉兰一朵朵,还是有人念着“人面不知何处去,桃花依旧笑春风”。

多少年过去了,随着年岁上涨,生活兜兜转转,梦想似乎已变得少有人提及,能够在平凡的生活里,寻找到自己喜爱并能时时感受到愉悦的事情,已是莫大的幸运。如今的我们,虽然没有曾经想象的那么优秀,却也为了生活真实地付出了努力。而那些一起畅想的岁月,也成为每个人记忆中最美好的部分,始终镌刻于灵魂之中,让我们能够学习从容地表达自我,坦荡地抒发爱意,继而获得精神的丰饶。

亲爱的朋友,岁月流转,我的心里依然存着这片美好的春天。但愿你们那里也是晴空万里。

十日谈 赏春乐事 责编:郭影
明起请看一组《田野春色》,责编徐婉青。